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四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許　溶

謄錄監生臣劉　垠

稗編卷四十四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二

鬼谷子縱横家　　高似孫

高氏子畧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甞觀於陰符

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録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横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闕無常責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賾者不

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讀戰國策

吴萊

吴萊氏曰春秋戰國之際齊先霸晉次之惟南方之楚最大與二霸相出入秦則耿然一變於西戎終之呑二周併六國顧凡昔之所謂彊者乃今西望而悉輸之秦

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吾甞求其故矣春秋之時齊晉及楚既疆地廣則主驕兵勝則民疲民疲主驕自顧無能敵已者亦不能以敵人然後秦以戎狄僻陋之國决起而驟勝之又况山東之主年未踰弱冠材不逮中人一旦孽后貴弟位重權高纖夫細兒專兵握政欲以是當孝公商鞅則非秦之敵也游談捭闔託秦名以自决盟約戰攻挾秦勢以為解不然上無以僅存其國下無以私售其說曾不旋踵皆以為秦築帝宫

北郡縣之民未始有一瘠者惟夫山谷險惡蓺藿飯豆之人言之也切慮之也詳且有以深中齊楚三晉之病燕人者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韓人者曰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者長久萬世之

善計事彊不可則不如合弱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秦之兵至柰何合弱又不能相救助如一此所以為山東苦也其言云爾太史公乃遺而不録世亦莫知其為誰之謀齊楚三晉之人類曰我國大否則曰秦與我厚一國受攻五國不救韓最近最先亡燕頗遠乃後亡齊楚三晉之人不監秦之所以亡山東者而競趨其所以亡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或曰當周之初本在岐梁

沮漆之間商之中世特致西鄙荒僻之地而不之有故太王王季文王自其百里之國而興焉秦猶周也及武王克商天下歸周分紂之故都而立三監太公望處齊周公旦處魯召公奭處燕武王又自營洛邑居之而濟之以德秦則反是郡縣一置而子弟為匹夫仁義不施而刑僇為常行是秦雖能得周之所以興而獨不能得周之所以不亡山東既平六國為一陳勝劉項之徒大呼而起函關百二之險章邯百萬之衆終不得首尾相

救又何秦之强弱爾殊也由是觀之山東散則秦勝山東合則秦滅死君之胥亡將之家猶能使天下不為秦有況山東之完國乎夫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秦獨有其一此正孟子所謂鄒敵楚者秦又戎也公羊春秋不云乎秦伯卒而不名狄道也孝公商鞅未遇之初天下亦以夷狄擯秦擯之是矣而又事之何哉秦交之不絶與國之不恤縱横游説之不禁非秦能亡之也自亡之也是故曹操為國賊而吴蜀之不通宇文為鴟梟而陳

齊之相擊亦終於必亡而後已豈獨戰國乎哉

吴萊戰國策正誤序曰戰國策十有一卷凡言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古有高誘註最為疏畧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析章數竄易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有喋口敝舌之虞雖然古意寖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義曾不一同南北之方言或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強其所不可通則反不若誘之疏畧也宗人正傅嗜古書甞以國策之

多誤暇日則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所自著書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敞錢藻姚宏等本參伍錯求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鈌訛而是正之盖頗貴乎誘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國策者文從字順不失其真戰國君臣從横游說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盖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教化行而風俗一士之有賢材學業者脩之於身著於其國或以德舉或以言揚要皆可以考名覈實而趨事赴功無

或敢為熒惑變亂而懵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天下極治之世每有慮焉蓋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豈不以世之讒人傷絶善人之事震駭衆人之聽邪僻自此焉而進用矯偽自此焉而假託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將無所往而不盭於道茍謂世為極治而慮不及此吾恐其漸為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且有以教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夫然後士之有德有言者各稱

其任而天下之欲趨事赴功者亦皆實有所稽而無慊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紛騰馳驟於天下者曾無常有之善心而惟磨厲其舌肆為譊説莫之能恤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此固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孱君弱將纎兒佞妾刼之以敗降賊戮之苦誘之以聲色狗馬之好情知非是故為文飾勢欲離合強相傾陷卒使上

世元德顯功之胄日就淪亡而後已嗚呼譏邪之說有可畏哉蓋昔孔子曾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之誅徒謂其言行之偽而不由於誠學術之非而不由於是雖吾孟子亦甚惡夫處士之橫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遁不可勝窮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今斷斷然悉以為古之譏說可塈者也然今誘也注之彪也釋之吾正傳乃從而是正其誤又豈不以國策之言為不可

廢歟雖然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治本諸人心播於簡冊充衍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達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彼齊晉吳越等國為之有變至於排難解紛成彊取覇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孫衍張儀陳軫樓緩蘇秦秦弟代厲之流揣摩押闔權謀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恍乎若鬼神之不可端倪雖其譏邪之說罔知義理而顛倒

錯繆一時口頰之移人固有非後世膚見謏聞者之所可遽及嗚呼古先聖王道德教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此言之可為於邑矣然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惟楚漢戰爭之世尚為近焉已不能盡及它則曹魏鼎足而割據李唐豩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臣蠭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語之愯動一文辭之譎勝雖以當世史臣極力摹擬而為之亦且羞澁畏懦衰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辯士說

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自為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發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傳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附論賈誼進說於君　朱熹

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

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睢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為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為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胷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睢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其嘗說

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之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脩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雖然並脩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胷次終是閙着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

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呂氏春秋 雜家

高似孫 後同

高氏子畧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虛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蠭議横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

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録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為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畆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鷍西服夀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四極國名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首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异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

販無一知書之人嗚呼

淮南子

高氏子畧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聳峻瑰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之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

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雋所以其書駁然不一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孝武皇帝雋鋭好竒蓋又有甚於淮南内篇一陳與帝心合内少君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譎怪日日作新其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武雖不仙猶享多壽王何為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於此然其文字殊

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況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惟揚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子華子　　通考後同

朱子曰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為艱澀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為高古而

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為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為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托聲勢眩惑世人遂為造此書以傳合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

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書以托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辨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吾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贋書二人皆居越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

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為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托為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説其卒章宗君三祥蒲璧等事皆剽剥他書傅會為説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畧相似孔叢亦僞書也又言有大造于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内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

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絶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所不知者以爲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周氏涉筆曰子華子所著劉向序者文字淺陋不類向

其云善持論聚徒著書更題其書皆非當時事辭大抵
十卷者編輯見意鳩聚衆語老莊荀孟國語素問韓非
楚詞俱被剽拾殆似百家衣祿其實近時文字又多解
字義盖古文屢降至漢世今文猶未專行吾嘗疑其三
經後此書方出故信字説而主老莊又論治古之時積
羙于躬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鍾其傳以四達驛如也
今則不然荒飆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
交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揺之萌意於方寸未

有毫分也而觸機穽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拳梏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顧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注鷄鳴於塒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有以待也吾反覆其言而悲之嗟夫斯人也是書也毋乃黨禁不開善類塗地無所𠷣號之時乎

王充論衡

高氏子畧曰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為言皆叙天

證數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義莫能覈而精辯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風承意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功闕詮定之密其叙事有與史背者不

一二是書尚爾況他書乎袁崧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相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為珍龍少魚衆少者為神乎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為可貴矣予所謂乏精覈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陳氏曰充肅宗時人仕為州從事治中初作此書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嘗詣蔡伯喈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惟

我與爾共勿廣也然自今觀之亦未為奇

黄震氏曰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獨見既仕不偶退而作論衡二十餘萬言蔡邕王朗嘗得其書皆秘之以為已助蓋充亦傑然以文學稱者惜其初心發於怨憤持論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論衡之意相背耳如謂窮達皆出於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不肖可矣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功敗亡非桀紂之罪亦歸之時命焉可乎甚至譏孔孟而尊老子抑殷周而誇

大漢謂龍無靈謂雷無威謂天地無生育之恩而譬之
人身之生蟣蝨欲以盡廢天地百神之祀雖人生之父
母骨肉亦以人死無知不能為鬼而忽蔑之凡皆發於
一念之怨憤故不自知其輕重失平如此至其隨事各
主一說彼此自相背馳如以十五說主土龍必能致雨
矣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龍難曉如以千餘言力辨虎狼
食人非吏部之過矣他日又曰虎狼之來應政失也凡
皆以不平之念盡欲更時俗之說而時俗之說之通行

者終不可廢矯枉過正亦不覺其衡決至此也惟其辨訛正謬有裨後學見聞者則取節以列下方

辨星退舍　宋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善言延壽二十一歲堯舜獲壽千歲乎太卜欺齊景公以能動地晏子謂鉤星在房心之間地自當動子韋之言星徙猶太卜之言地動宋無晏子之智臣故子韋售其欺耳

辨射日　射不過百步日之行天去人以萬里數堯上

射之安能得日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毆地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

辨武王瞋怒風止　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瞋目重天怒也風何止或時風偶自止耳

辨魯襄與韓戰　麾戈日返三舍一麾安能返日日一日行一度退三度是日却三日也或戰時日正卯戰迷

謂之暮轉而轉左曲道日若却耳

辨燕丹　燕丹誓天使日再中乃得脫秦何湯困夏臺文王拘囚羑里孔子厄陳蔡天不能祐

辨杞梁妻哭而城崩　鄒衍仰嘆而霜隕師曠鼓琴而晉旱皆適然耳師曠初學時非直一再奏風雨當至久矣

辨三代姓　世稱禹以含薏苡而生故夏姓姒卨以含燕子而生故商姓子稷以母履迹而生故姓姬薏苡草

也燕子鳥也大人迹土也皆非氣安能生且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何為浴於水或禹卨后稷之母適欲懷姙偶吞薏苡燕子履大人迹世好奇怪因以為姓

辨胥濤　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蓋水發海中漾馳而已入江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猶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稱大江浩洋曲江有濤亦以隘狹也溪之深者安洋淺者激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溪谷為瀨乎按濤入三江江岸沸湧中央無聲必以

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岸滙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彼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始皇渡湘遭風問湘祠堯女舜妻怒斬其樹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神為風耳

辨齊桓公　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因如夫人者六人而誤耳又謂其負婦人以朝諸侯或婦人立於後耳桓公千歲一世之主也葵丘稍驕畔者九國況於禽獸之

行無禮而可留諸侯哉

辨天雨穀　穀生草野成熟委地疾風暴起與之俱飛風衰穀集謂之雨穀天施地生凡有葉實可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

辨梁山崩壅河　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縞哭乃流實則山初崩土積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竟流東去耳

辨黃帝葬衣冠　衣不離形如仙去衣冠不宜遺黃帝

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乃葬不死者之衣冠與實死者無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

辨稱孔子干七十國　增之也至不能十國

辨太公殺隱士　狂譎華士云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樔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愚謂太公安有殺隱士之理太公始亦隱士耳謂其殺隱士必欲人皆致命於國者韓非等妄言以售私說耳此不待辨

論六韜　兵家

韜略世謂出太公雖李衛公亦云以愚觀之偽書爾春秋荀吳始毀舍車而步漢以後始有騎將今其書以車騎步分三太公時有之乎春秋後始霸三代雖有伯不以霸稱也今其書歷叙皇帝王霸太公時有之乎春秋霸主始有結連與國深入人境者今其書稱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又云行數百里人馬倦休太公時有之乎又謂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此襲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語而贅壻者秦始有之其書亦

稱贅婿且自謂三略為衰世作則不能自掩其為後世之偽明矣況其為書類多掇拾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貪為主此老子之説也六韜言猶豫狐疑之戒乃吴子之所已言也言山兵者即吴子之谷戰言澤兵者即吴子之水戰十四變即吴子之十三擊十一卒即吴子之五練鋭教戰即其士先教戒之説分險即其過敵谿谷之説雨不張蓋等語出尉繚子書火戰等説亦備孫子書而消消不絶等語又徧集古書者也要其前後本無主

說三畧旣不見上中下可分之的六韜亦不見文武龍虎豹犬之義大抵書之不切於兵者居半切於兵者多死法敵而木偶人也則可耳其最無理者文伐十二節皆陰刻陷人之語豈文伐之義乎股肱羽翼七十二人輕重失次泛其無紀豈股肱羽翼之義乎文王聖人也太公聞風興起動盡歸乎來之思武王以聖繼聖順天應人而太公興鷹揚之師令顧以孩提視文武謂其求教太公雖帝堯之聖亦文王所未聞待傾聽而始知焉

此皆根於卜獵得師一語故附會至此耳然按六韜謂太公坐茅而漁尉繚子又謂太公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餘七年主不聽而遇文王是則卜獵之說尚未定也况韜略可信其為太公之書乎其書之播詠人口者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而先之以軍讖曰則是引古語也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然先之以故曰則亦用古語也曰以義誅

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焰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此語是以發明仁人用兵之本心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亦至今為名言黄氏

周氏涉筆曰謂太公為兵家之祖自漢人已然本無所稽僅以陰符有託而云爾太公遇文王事尚未足信況談兵哉周詩鷹揚外無他語周公曰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泰顛有若南宫

括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向使太公主柄伐商身為大將周公其遺之乎六韜不知出何時其屑屑共議以家取國以國取天下殆似丹徒布衣太原宫監所經營者史記載君臣各把鉞斷首懸旗似後人臆記非實也歸賂闕因好事為之而此書因著文伐十二節陰賂左右輔其淫樂養其亂臣與韓非所云納貴仲奉王版并為一論蓋文武周召之一厄也管子書載湯

結女華以為陰事曲逆以為陽戰國諸子窺測古聖妄誕率類此太公舉賢尚功周公知其有篡弒之臣亦是後人妄以見事附合而諸子因記殺華仕謂周公馳往救之踈繆可笑此書有上賢篇則六賊七害指抗志高節輕爵位賤有司語無為言無欲虛論高議窮居靜處條居太半全無暴亂同科按武王既定天下其詩曰日靖四方其書曰無有作惡當丕單稱德之世而紛然懸賞罰募功名不知將何出也此書並緣吴起漁獵其詞

而綴緝以近代軍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蓋吳起武侯真答問也故問者當其形對者應其實至於料六國形勢所當出百代之下猶可想像而此書問答徒效之也故務廣不務精語脉皆不相應讀者宜熟察也

孫子

葉適
高似孫

水心葉氏曰按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而言之而班固志藝文乃言孫吳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令吳起六篇而已又令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

豈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書也然遷時已稱十三篇而劉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間考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書然此為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論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吴在闔廬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盡有然頪考叔曹劌燭之武鱄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又同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耶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起

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其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於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為大將乃不為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故凡謂穰苴孫武者皆辨士妄相勦指非事實其言闔閭試以婦人尤為奇險不足信

高氏子略曰周衰制隳法蕩政不克綱强弱侵凌一趨於武侈兵圖覇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帥行師命

意立制猶知篤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凡其言反覆其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奪故詩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然無遺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為强吳勝越者二十年間闔閭戰死夫差旋喪其國方是時武之言兵亦知為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反掌固無

待於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吳子

高似孫 後同

高氏子畧曰讀吳子其說蓋與孫武截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竒吳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起言之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脩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斯言之善質於經求之古奚慚焉反覆此

編則所教在禮所貴在禮夫以湯武仁義律之起誠有間求之齊魯晉衛秦楚之論兵者起庶幾乎

尉繚子

周氏涉筆曰尉繚子言兵理法兼盡然於諸令督責部伍刻矣所以為善者能分本末別賓主所謂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廊廟本也受命所以授也凡諸令所云將事也踰垠之論爾視孫子專篇論火攻吳起武侯纖碎講切蓋從容有餘矣人

主崇儉務本均田節歛明法稽驗為之主本無蔓獄無留刑故曰兵凶器爭逆德事必有本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文視利害辨安危武犯強敵力攻守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其説雖未純王政亦可謂窺本統矣古者什伍為兵有戰無敗有死無逃自春秋戰國來長募既行動輒驅數十萬人以赴一決然後有逃亡不可禁故尉繚子兵令於誅逃尤詳世傳張魏

公建壇拜曲端為大將端首問曰魏公見兵幾何魏公曰八十萬人端曰須是斬了四十萬人方得四十萬人用端所言果如是固覆軍失地殺身之道也夫分數豈專在殺哉此念薫烝決不能興起輯睦吸引安祥而尉繚子亦云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内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筆之於書以殺垂教孫吴却未有是論也

握奇經

高氏子略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為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

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陣馬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黄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内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

迭舉將角則四竒皆出圖成鐏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覇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寳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黄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赜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為項黥武帝得之末之思歟

稗編卷四十五　　明　唐順之　撰

諸家三農

農桑輯要序　　王　磐

聖天子臨御天下使斯民生業富樂而求無饑寒之憂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而專以勸課農桑為務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間墾闢種藝之業增前數倍農司諸公又慮夫田里之人雖能勤身從事而播殖之宜蠶

繅之節或未得其術則力勞而功寡獲約而不豐矣於是徧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披閱參考刪其繁重摭其要切纂成一書曰農桑輯要凡七卷鏤為板本以進呈畢將頒布天下屬余題其卷首余嘗論豳詩知周家所以成八百年興王之業者皆由稼穡艱難積累以致之讀孟子書見論說王道丁寧反覆皆不出乎夫畊婦蠶五雞二彘無失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數十字而已大哉農桑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國者富強之

本王者所以興教化厚風俗敦孝弟崇禮教致太平躋斯民於仁壽未有不權輿於此者矣然則是書之出其利益天下豈可一二言之哉施於家則陶朱倚頓之實術也用於國則周成康漢文景之令軌也又何待夫序引讚揚而後知其可重哉

地員　　管子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丈尺之名）瀆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後而手實其木宜蚖菕與杜松其草宜楚

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　赤壚歷强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堂無宜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行廧墻同落地潤數毁難以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　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

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　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

乘適足以是生商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　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陜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陜八施八七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

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㙷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　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樠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

上命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草兢與蔷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凡草土之道各有榖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葉下於鑾鑾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　羣土之長是為

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黄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不濘車輪不汙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黽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黄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乾

而不格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黄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忞橐土蟲易全處忞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赨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乂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

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醒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色各有異章五位之扶不塥不灰青悳以落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𦳈

蓲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

宜竹箭求黽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羣木安逐條長
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楝羣藥安
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
有箭與苑其山之傍有彼黄𧒂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
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
安逐鳥獸安施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
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
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菭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櫑

葛秫莖黃秀恚目其葉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蕊土蕊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秫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蘟忍葉如雚葉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中土曰五㤆五㤆之狀廪焉

如墋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𪉷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細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忞土之次曰五纑五纑之狀强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如扶穛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墋五墋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墋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

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葥細葥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穋杞細穋杞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

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其種鴈膳黒實朱跗黄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其種陵稻黒鵝馬夫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

三十六

農道篇

亢倉子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為地利也貴行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

則邊境安邊境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産複其産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為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几邃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産也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為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

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黄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敘之以土功是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巳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蓺生見死而穫死天狹時地産財不與人

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追時而作遇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産於壚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以端畒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强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踈為泠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踈是地之竊也不

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事傷之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扶三以為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强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

而青蕎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團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疏節而色陽堅枲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䵃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翜

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强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温夏飽則身凉夫温凉時適則人無病疢人無病疢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論農道　　　　戴埴

戴埴曰樊遲學稼學圃子曰不如老農老圃且謂

小人哉樊須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老農圃則是真實之辭古者人各有一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必須臯農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穈芑各有土地之宜方苞種褎發秀穎栗各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特槩見於生民七月周禮敘職事曰稼穡樹藝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盖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

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亢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稼容足耨容耰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耨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産於塵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而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扶疎樹墝不欲

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其說
禾黍稻麻菽麥得時失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
略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
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
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
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種植　　王　磐後同

凡墾闢荒地春曰燎荒如平原草萊深者至春燒荒趁地氣通暢草芽欲發根荄柔脆易為開墾夏曰掩一感切青夏日草茂時開謂之掩青可當草糞但根鬚壯密須藉強牛乃可蓋莫若春為上秋曰芟夷其次秋暮草木叢密時先用鏺刀徧地芟倒暴乾放火至春而開墾乃省力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橛說者云陳根可拔急菑強土黑壚之田二月陰凍畢釋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處三月杏花盛可菑沙白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菑麥田也如泊下蘆葦地內必用鄺刀引之犁鑱隨耕起撥特易牛乃省力沾山或老荒地內科

木多者必須用钁斸去餘有不盡根科（俗謂之埋頭根也）當使熟鐵鍛成鑱尖（套於退舊生鐵鑱上）縱遇根株不至擘缺妨誤工力或地段廣闊不可徧斸則就斫枝莖覆於本根上候乾焚之其根即死而易朽又有經暑雨後用牛曳磟碡或輥子之所斫根查上和泥碾之乾則挣死一二歲後皆可耕種其林木大者則劚殺之（謂剝斷樹皮其樹立死）葉死不扇便任種蒔三歲後根株莖朽以火燒之則通為熟田矣周禮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

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剥陰木而水之註云刊剥謂斫去次地之皮即此謂除木也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蓋謂芟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趂雨後又要調停犂道淺深麄細淺則務盡草根深則不至塞墢粗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唯得中則可耕荒畢以鐵齒錛鎍過漫種黍穄或脂麻緑荳耙勞再徧明年乃中為穀田今漢沔淮潁上率多創開荒地當年多種

脂麻等種有痛收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塍内開耕畢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薅拔緣新開地内草根既死無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年揀凈别無稗莠數年之間可無荒薉所收常倍於熟田盖曠閑既久地力有餘苗稼鬯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三代以上皆耦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后稷之裔孫叔均始作牛耕至漢趙

過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今易耒耜而為犁不問地之堅强輕弱莫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犁箭箭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犁稍稍一而已然則犁之為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音塔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略也天地有陰陽寒燠之異地勢有高下燥濕之别順天之時因地之宜存乎其人齊民要術云凡耕高下田不問春秋必須燥濕得所為

佳若水旱不調寧燥無濕燥耕雖塊一經得雨地則粉解濕耕堅垎數年不佳諺曰濕耕澤鋤不如歸去言無益而有損濕耕者白背速𨫼䎬之亦無傷否則大惡也秋耕欲深夏耕欲淺秋耕掩青為上比至冬月青草復生其美與豆同初耕欲深轉耕欲淺耕不深則土不熟轉不淺則動生土菅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七月耕之則死氾勝之曰凡耕之本在於趨時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韓氏直說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

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極省鋤工如牛力不及不能盡秋耕者除種粟地外其餘黍豆等地春耕亦可大抵秋耕宜早春耕宜遲秋耕宜早者乘天氣未寒時將陽和之氣掩在地中其苗易榮過秋天氣寒冷有霜時必待日高方可耕地恐掩寒氣在內令地薄不收子粒春耕宜遲者亦待春氣和暖日高時耕此所謂順天之時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磨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耙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藺之草生有雨

澤耕重蕳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强所謂弱土而强之也此所以因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旱田穫刈纔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所收又足以助歲計晩田宜待春乃耕為其藁秸堅韌必待其朽腐易為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晩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犂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

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以一犂用一牛挽之作正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量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言力不及而貪多務得未免苟簡之弊故莊子曰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此言苟簡之害也農書云古者分田之制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其地有肥墝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别不易之地家百畝謂可以歲耕之也

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謂歲耕其半也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謂歲耕百畝三歲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獨以為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財力有餘深耕易耨而歲可常稔今農夫既不如古往往租人之田而耕之苟能量其財力之相稱而無鹵莽滅裂之患則豐穰可以力致而仰事俯育之樂可必矣今備述經傳所載農事之法兼高原下田地勢之宜自北自南習俗不通曰壟曰耕作事亦異通變謂道無泥一方

則田功修而稼穡之務可以次第而舉矣

凡治田之法犂耕既畢則有耙勞耙有渠疏之義勞有蓋磨之功今人呼耙曰渠疏勞曰蓋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撥去芟平土壤也桓寬鹽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耙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粟難矣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犂一耮六合人只知犂深為功不知耮熟為全功耮功不到土麄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生根在麄土根土不相著不耐旱有懸死

蟲咬乾死諸病耮功到則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硜過根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諸病又云凡地除種麥外並宜秋耕先以鐵齒耮縱橫然後插犂細耕隨耕隨勞至地大白背時更耮兩徧至來者地氣透時待日高復耮四五徧其地爽潤上有油土四指許春雖然無雨至便可下種齊民要術云耕荒畢以鐵齒鎪再徧杷之盖鐵齒鎒鎪巳為之先再用耙鎒鎪而後勞之也今人但耕地畢破其塊撥而後用勞平磨乃為得也齊民要術

云耕地深細不得趂多看乾濕隨時蓋磨待一段總轉了横蓋一徧每耕一徧蓋兩徧最後蓋三徧還縱横蓋之種麥地以五月耕三徧種麻地耕五六徧倍蓋之但依此法除蟲災外小小旱乾不至全損緣蓋磨數多故也又云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背勞蓋春多風不即勞則致地虛燥秋田濕濕速勞恐致地硬又曰耕欲廉勞欲再凡巳耕耙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之氷雪連夏亢陽徒道秋

耕不堪下種也然耙勞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民要術曰穀田既出壠每一遇雨白背時盖以鐵齒鍋鏃縱横耙而勞之耙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其草草塞齒則傷苗如此令地熟軟易鋤省力此用於種苗之後也南方水田轉畢則耙耙畢即抄故不用勞其耕種陸地者犁而耙之欲其土細再犁再耙後用勞乃無遺功也北方又有所謂撻者與勞相類齊民要術云春種欲深宜曳重撻春氣冷生遲不曳撻則根虚雖生輒死

雖生夏氣熱而速曳撻遇雨必致堅垎春澤多者或亦不須撻必欲撻者須待白背濕撻令地堅硬也又用曳打場圃極爲平實今人凡下種耬種後惟用砘車碾之然執耬種者亦須腰繫輕撻曳之使壠土覆種稍深也或耕過田畝土性虛浮者亦宜撻之打令土實也今當耕種用之故附于耙勞之末然南人未嘗識此盖南北習俗不同故不知用撻之功至於北方遠近之間亦有不同有用耙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不知用耙亦有不

知用揵者今並載之使南北通知隨宜而用無使淪廢然後治田法可得論其全功也

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按農書九穀之種黍稷秫稻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種浥鬱則不生生亦尋死種雜者禾生早晚不均舂復減而難熟特宜存意揀選常歲別收好穗純色者劁刈懸之又有粒而或簞或窖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曬之令燥種之氾勝之

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種無蚄等蟲也種或傷濕浥鬱則生蟲也或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煑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撹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撹令乾明日復溲陰雨則勿溲六七溲曝乾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生蟲也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使種之耐旱也麥種

宜與剉碎蒼耳或艾暑日曝乾熱收藏以瓦器順時種之無不生茂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楡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荆農書云種蒔之事各有攸叙能知

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枲二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荳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萊菔菘芥八月社前即可種麥經雨社即倍收而堅好如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

實山田宜種强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經援神契曰黄白土宜禾黒墳宜麥與赤土宜菽汙泉宜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槩為類有三早熟而緊細者曰私晚熟而香潤者曰粳早晚適中米白而黏者曰粳三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種取其熟好堅栗無秕不雜穀子曬乾蔀藏置高爽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盎别貯浸之三日漉出納草篅中晴則暴暖浥以水日三數遇陰寒則浥以温湯候芽白齊透然後

下種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之穀漫撒稀稠得所秧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蒔之旬日高下皆遍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遂一曲而田者納種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凡下種之法有漫種耬種瓠種區種之別漫種者用斗穀盛種挾左腋間右手料取而撒之隨撒隨行三步許即再料取務要布種均匀則苗生稀稠得所秦晉之間皆用此法南方惟種大麥則點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漫種北方多用

耬種其法甚備齊民要術云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足躡隴底欲土實種易生也今人製造砘車隨耬種子後循隴碾過使根土相著功力甚速而當瓠種者竅瓠貯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犂隨掩過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撻撻暑夏最為耐旱且便於撮鋤今燕趙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為區田糞種水澆備旱災也

說文云鋤言助也以助苗也故字從金從助凡穀須鋤

乃可滋茂諺云鋤頭自有三寸澤也按齊民要術云苗生如馬耳則鏃鋤滋田欲得穀馬耳鏃稀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之為良小鋤者非直省功穀亦大勝大鋤者華根繁茂用功多而收功益少苗出壠則深鋤不厭數周而復始勿以無草為暫停鋤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穀多糠薄米息鋤得十遍便得八米也春鋤起地夏為鋤草故春鋤不用觸濕六月已後雖濕亦無嫌春苗既淺陰土覆地濕鋤則地堅夏苗陰厚地不見日故雖濕亦無害矣管子曰為國者使民寒耕而熱芸除草也又曰候黍粟苗未與壠齊即鋤一徧經五七日更報鋤第二徧候未蠶

老畢報鋤第三徧無力則止如有餘力秀後更鋤第四徧胡麻大豆並鋤兩徧止亦不厭早鋤穀第一徧便科定每科只留兩三莖更不得留多每科相去一尺兩壟頭空務欲深細第一徧鋤未可全深第二徧惟深是求第三徧較淺於第二徧第四徧又淺於第三徧蓋穀科大則根浮故也第一次撮苗曰鏃第二次平壟曰布第三次培根曰擁第四次添功曰復一次不至則稂莠之害秕稗之雜入之矣諺云穀鋤八遍餓殺狗為無糠也

其穀畝得十石斗得八米此鋤多之效也凡耘苗之法亦有可鋤不可鋤者旱耕塊墢苗蔵同孔出不可鋤治此耕者之大難責鋤也曾氏農書芸稻篇謂記禮有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盖耘除之草和泥渥漉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爛而泥土肥美嘉穀蕃茂矣大抵耘治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潴水勿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旋芸之不問草之有無必徧以手排漉務令稻根之傍液液

然而後已荆揚厥土塗泥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為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塌撥泥上草薉擁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器曰耘盪以代手足工過數倍慕文曰養苗之道鉏不如耨耨今小鉏也吕氏春秋曰先生者為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此失耨之道也鉏後復有耨拔之法以繼成其鉏之功也夫稂莠荑稗雜其稼出盖鉏後莖葉漸長使可分别非薅不可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

為鋤社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趨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盂酒遞相犒勞名為鋤社甚可效也

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糞壤為急糞壤者所以變薄田為良田化磽土為肥土也古者分田之制上地家百畝歲一耕之中地家二百畝間歲耕其半下地家

三百畝歲耕百畝三歲一周盖以中下之地瘠薄磽确
苟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蕃後世井田之法變强弱多
寡不均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土敝氣衰生物不遂為農
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孟子
所謂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也踏糞之法凡人家於
秋收場上所有穰穢等並須收貯一處每日布牛之脚
下三寸厚經宿牛以踩踐便溺成糞平旦收聚除置院
内堆積之每日亦如前法至春可得糞三十餘車至夏

月之間即載糞糞地地畝用五車計三十車可糞六畝勻攤耕蓋即地肥沃兼可堆糞闕行又有苗糞草糞火糞泥糞之類苗糞者按齊民要術云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穊種七八月犂掩殺之為春榖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此江淮迤北用為常法草糞者於草木茂盛時芟倒就地內掩罨腐爛也記禮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今農夫不知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棄置他處

殊不知和泥渥漉深埋禾苗根下漚罨既久則草腐而土肥美也江南三月草長則刈以踏稻田歲歲如此地力常盛農書云種穀必先治田積腐藁敗葉剗薙枯朽根荄遍鋪而燒之即土暖而爽及初春再三耕耙而以窖罨之肥壤雍之麻粃穀殻皆可與火糞窖罨穀殻朽腐最宜秧田必先渥漉精熟然後踏糞入泥盪平田面乃可撒種其火糞積土同草木堆疊燒之土熟冷定用碌軸碾細用之江南水地多冷故用火糞種麥種蔬尤

佳又凡退下一切禽獸毛羽親肌之物最為肥澤積之為糞勝於草木下田水冷亦有用石灰為糞治則土暖而苗易發然糞田之法得其中則可若驟用生糞及布糞過多糞力峻熱即燒殺物反為害矣火糞力壯南方治田之家常於田頭置塼檻窖熟而後用之其田甚美北方農家亦宜效此利可十倍又有泥糞於溝港内乘船以竹夾取青泥杴撥岸上凝定裁成塊子擔去同火糞和用比常糞得力甚多或用小便亦可澆灌但生者

立見損壊不可不知農書糞壤篇云土壤氣脉其類不一肥沃磽确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夫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過不有生土以解之則苗茂而實不堅磽确之土信惡矣然糞壤滋培則苗蕃秀而實堅栗土壤雖異治得其宜皆可種植今田家謂之糞藥言用糞猶用藥也凡農居之側必置糞屋低為簷楹以避風雨飄浸屋中必鑿深池甃以磚甓凡埽除之土燒燃之灰簸揚之糠粃斷藁落葉積而焚之沃以肥液積久乃多

凡欲播種篩去瓦石取其細者和匀種子疎杷撮之待其苗長又撒以壅之何物不收為圃之家於厨棧下深潤鑿一池細甃使不滲洩每舂米則聚礱簸穀殼及腐草敗葉漚漬其中以收滌器肥水與滲漉泔淀漚久自腐爛一歳三四次出以糞苧因以肥桑愈久愈茂而無荒廢枯摧之患矣又有一法凡農圃之家欲要計置糞壤須用一人一牛或驢駕雙輪小車一輛諸處搬運積糞月日既久積少成多施之種藝稼穡倍收桑果愈茂

歲有增羡此肥稼之計也夫掃除之隈腐朽之物人視之而輕忽田得之為膏潤唯務本者知之所謂惜糞如惜金也故能變惡為美種少收多諺云糞田勝如買田信斯言也凡區宇之間善於稼者相其各各地里所宜而用之庶得乎土化漸漬之法沃壤滋生之效俾業擅上農矣

南方熟於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民間所自為溪竭音葛水蕩難以數計大可灌田數百頃小可溉田數十畝

若溝渠陂堨上置水閘以備啓閉若塘堰之水必置涵（音寒）竇以便通泄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則設機械用之如翻車筒輪戽斗桔槹之類挈而上之如地勢曲折而水遠則為槽架連筒陰溝浚渠陂柵之類引而達之此用水之巧者若下灌及平澆之田為最或用車起水者次之或再車三車之田又為次也其高田早稻自種至收不過五六月其間或旱不過澆灌四五次此可力致其常稔也傅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

旱不時則一年功棄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

凡農家所種宿麥早熟最宜早收故韓氏直說云五六月麥熟帶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若候齊熟恐被暴風急雨所摧必致抛費每日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搬載不及即於地內苫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薄則易乾碾過一遍翻過又碾

一遍起楷下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將未淨楷稈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已碾訖三之一矣大抵農家忙併無似蠶麥古語云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陰雨即為災傷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今北方收多用肝䤨用麥綽䤨麥覆於腰後籠内籠滿則載而積於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以鐮刈者其速十倍凡北方種粟秋熟當速刈之齊民要術云收穀而熟速刈乾速積刈早則鐮傷刈晚則穗折遇風則收減濕

積則葉爛積晚則耗損連雨則生耳田家刈畢稛而束之以十束積而為穄然後車載上場為大積積之視農功稍隙解束以旋旋鐃穗揵之南方水地多種稻秫早禾則宜早收六月七月則收早禾其餘則至八月九月齊民要術曰稻至霜降穫之此皆言晚禾大稻也故稻有早晚大小之别然江南地下多雨上霖下潦剗刈之際則必須假之喬扦多則置之籠架待晴乾曝之可無耗損之失齊民要術云收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刈穄欲早刈黍欲晚皆即

溼踐穄踐訖即蒸而浥之黍宜曬之令燥凡麻有黄埻則刈刈畢則漚之刈菽欲晚葉落盡然後刈脂麻欲小束以五六束為一叢斜倚之假口開乘車詣田抖擻還叢之三日一打四五遍乃盡耳粱秫收刈欲晚早刈損實大抵北方禾黍其收頗晚而稻熟亦或宜早南方稻秫其收多遲而陸禾亦或宜早通變之道宜審行之今按古今書傳所載南北習俗所宜具述而備論之庶不失早晚先後之節也

桑

桑種甚多不可徧舉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椹魯桑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荊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荊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

可以久遠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去聲紗羅用禹貢檿厥篚檿絲注曰檿山桑此荆之美而尤者也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椹之黑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盖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雞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條堅强而葉肥厚將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揉次日水淘去輕秕不實者晒令水脉才乾種乃易生

凡桑果以接博為妙一年後便可獲利昔人以之譬螟

子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宜用宿條向陽者庶氣壯而茂嫩條陰弱而難成）根株各從其類（然荆桑亦可接魯桑梅可接杏桃可接李）接工必有用具細齒截鋸一連厚脊利刃小刀一枚要當心手疑穩又必趂時（以春分前後十日為宜或取其條襯青為期然必待時暄可接蓋欲藉陽和之氣也）一經接博二氣交通以惡為美以彼易此其利有不可勝言者夫接博其法有六一曰身接（先用細鋸截去元樹枝莖作盤砧高可及肩以利刃小刀際其盤之兩旁微啓小罅深可寸半先用竹籤之測其深淺却以所接條約五寸長一頭削作小篦子先噙口中假津液以助其氣却內之罅中皮肉相對插之訖用樹皮封繫寬緊得

所用牛糞和泥斟酌封裹之勿令透風外仍上留二眼以泄其氣

二曰根接 鋸截斷元樹身去地五寸許以所接條削篦插之一如身接法就以土培封之以棘之圍護之

三曰皮接 用小利刃刀子於元樹身八字斜㔉之以小竹㦸測其深淺以所接之枝條皮肉相向插之封護如前法候接枝發茂以漸去其元樹枝莖使之莖茂耳

四曰枝接 如皮接之法而差近之耳

五曰靨於協切接 小樹為宜先於元樹橫枝上截了留一尺許於所取接條樹上眼外方半寸刀尖刻斷皮肉至骨併帶疑揭皮肉一方片須帶芽心揭下口噙少時取出印濕痕於橫枝上以刀尖依痕刻斷元樹靨處大小如之以接接之上下兩頭以桑皮封繫緊慢得所仍用牛糞塗護之隨樹大小酌量多少接之

六曰搭接 將已種出芽條去地三寸許上削作馬耳將所接條併削馬耳相接之封繫糞壅如前法

今夫種植之功其

利既博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稂莠而為嘉禾易碔砆而為美玉世之欲業其生者其可不務之哉又去蠹法桑葉不無蟲蠹宜務去之其法用鐵線作鉤取之一法用硫黃及雄黃作烟薰之即死或用桐油燃塞亦驗夫既已種植復接博之既接博矣復剔其蟲蠹柳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為國者所當視傚也夫民為國本本斯立矣既興其利而復除其害為治之道無以外是苟審行之不惟得勸課之法抑亦知教政之本歟

牧牛

古人有卧牛衣而待旦則知牛之寒蓋有衣矣飯牛而牛肥則知牛之餒蓋啖以菽粟矣衣以褐薦飯以菽粟古人豈重畜如此哉以此爲衣食之本故耳此所謂時其飢飽以識性情者也每遇耕作之月除已牧放夜復飽飼至五更初乘日未出天氣凉而用之則力倍於常半日可勝一日之功日高熱喘便令休息勿竭其力以致困乏此南方晝耕之法也若夫北方陸地平遠牛皆

夜耕以避晝熱夜半仍飼以芻豆以助其力至明耕畢則放去此所謂節其作息以養其血氣也今藁秸不足以充其飢水漿不足以濟其渴凍之曝之困之瘠之役之勞之又從而鞭笞之則牛之斃者過半矣飢欲得食渴欲得飲物之情也至於役使困乏氣喘汗流耕者急於就食或放之山或逐之水牛困得水動輙移時毛竅空疎因而乏食以致疾病生焉放之高山筋力疲乏顛蹶而僵仆者往往相藉也利其力而傷其生烏識其為

愛養之道哉牛之為病不一其用藥與人相似但大為劑以飲之無不愈者便溺有血傷於熱也以致便血之藥治之冷結則鼻乾而不喘以發散藥投之熱結即鼻汗而喘以解利藥投之其或天行疫癘率多薰蒸相染其氣然也愛之則當離避地所祓除沴音戾氣而救藥或可偷生傳曰養備動時則天不能使之病畜牛之家誠能節適養護如前所云則自無病然有病而治猶愈於不治若夫醫治之宜則亦有說周禮獸醫掌療獸病凡

瘵獸病滙而行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其來尚矣今諸處自有獸工相病用藥不必預陳方藥恐多差誤也

蠶繅

淮南王蠶經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蠶盖黄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夫育蠶之法始於擇種收種繭種取簇之中向陽明淨厚實者蛾出第一日者名苗蛾末後出者名末蛾皆不可用次日以後出者取之鋪連於搥箔雄雌相配至暮拋去雄蛾將母蛾於連上匀布所生子環

堆者皆不用生子數足更就連上令覆養三五日掛時須蠶子向外恐有風磨損其子冬節及臘八日浴時無令水極凍浸二日取出復掛年節後瓮内竪連須使玲瓏每十數日日高時一出每陰雨上節便曬曝蠶子變色要在遲速由已勿致損傷自變桒葉已生自辰巳間將瓮内取出舒卷提掇亦無度數但要第一日變三分第二日變七分却用紙密糊封了還瓮内收藏至第三日午時又出連舒卷須要變至十分蠶生宜高廣牕户

虚明易辨眠起仍上於行擡各置照牕每臨早暮以助高明下就附地列置風竇令可啓閉以除濕欝若新泥濕壁用熱火薫乾牕上用浄白紙新糊門窻各掛葦簾草薦下蟻之時勿用雞翎等物掃拂惟在詳款稀匀不至驚傷稠疊生齊取葉著懷中令煖用利刀切極細蓐於器内蓐紙上匀薄將連合於葉上蟻聞葉香自下或過時不下速及緣上連背者並棄養蠶蟻時先辟東間一間四角挫壘空龕狀如三暑以均火候謂屋小則易

收火氣也停眠前後則徹去擇日安槌每槌上下閑鋪三箔上承塵埃下隔濕潤鋪砌碎稈草於上中箔以備分擡用細切搗軟稈草匀鋪為蓐又揉淨紙粘成一片鋪蓐上安蠶初生色黑漸漸加食三日後漸變白則向食宜少加厚變青則正食宜益加厚復變白則慢食宜少減變黃則短食宜愈減純黃則停食謂之正眠眠起自黃而白自白而青自青復白自白而黃又一眠也每眠例如此候之以加減食凡葉不可帶雨露及風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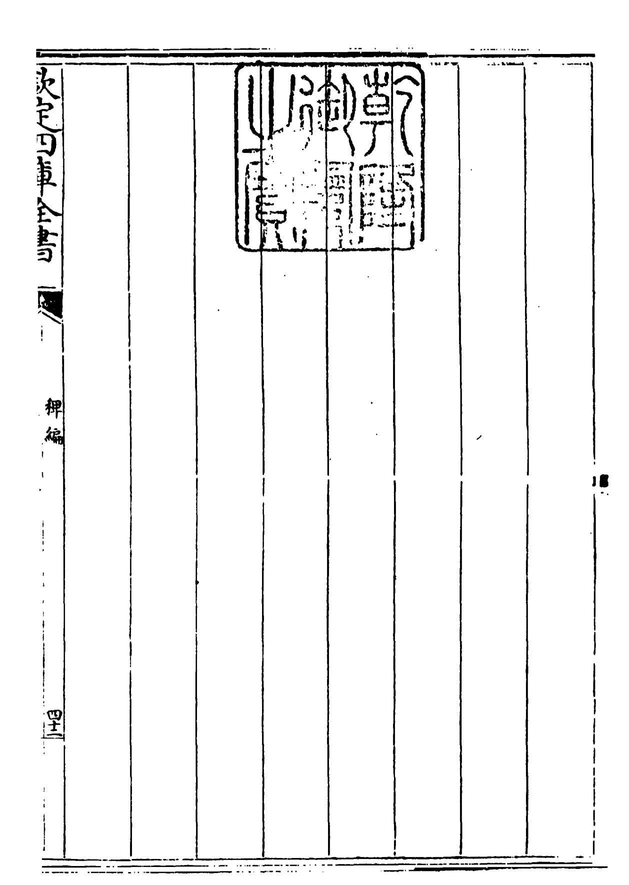
乾或浥臭者食之令生諸病常收三日葉以備霖雨則蠶常不食濕葉且不失飢採葉歸必疎爽於室中待熱氣退乃與食蠶時晝夜之間大槩亦分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夜深如冬寒暄不一雖有熱火合各斟量多少不宜一例自初生至兩眠正要温暖蠶母須着單衣以為體測自覺身寒則蠶必寒便添熱火自身覺熱蠶亦必熱酌量去火一眠之後但天氣晴明巳午之間時暫揭起窻間簾薦以通風日南風則捲北窻北風則

捲南窻放入倒溜風氣則不傷蠶大眠起後飼罷三頓剪開窻紙透風日必不頓驚生病大眠之後捲簾薦去窻紙天氣炎熱門口置瓮旋添新水以生凉氣如遇風雨夜凉却當將簾薦放下其間自小至老蠶滋長則分之沙燠厚則擡之失分則稠疊失擡則蒸濕蠶柔軟而充切之物不禁揉觸小而分擡人知愛護大而分擡或懶捲而不知顧惜允堆亂積遠擲高抛損傷生疾多由於此蠶自大眠後十五六頓即老得絲多少全在此數

蠶多是三眠南蠶俱是四眠日見有老者量分數減飼候十蠶九老方可入簇值雨則壞繭南方例皆屋簇北方例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蠶少易辦多則不任北方蠶多露簇率多損壓壅閼音遏南北簇法俱未得中今有善蠶者一說南北之間蠶少踈開牕戶屋簇之則可蠶多選於院内搆長春草厦内制蠶簇週以木架平鋪蒿稍布蠶於上用蓆箔圍護自無簇病實良策也又有夏蠶秋蠶夏蠶自蟻至老俱宜涼惟忌蠅蟲秋蠶初宜

涼漸漸宜煖亦因天時漸涼故也簇與繅絲法同春蠶南方夏蠶不中繅絲惟堪絲纊而已周禮忌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蠶最不宜多育務本新書云凡繭宜併手忙擇涼處薄攤蛾自遲出免使抽繅相逼恐有不及則有蒸浥籠盛之法士農必用云繅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麄惡不勻也繅絲有熱釜冷盆之異然皆必有繅車絲軠然後可用熱釜要大至於釜上接一盃甑添水至甑

中八分湍甑中用一板攔斷可容二人對繰也水須當熱旋旋下繭多下則繰不及鬻損此可繰麄絲單繳者雙繳者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繰潔淨光瑩也冷盆要大先泥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温暖長匀無令乍寒乍熱可繰金繳細絲中等繭可繰雙繳比熱釜者有精神而又堅韌也南北蠶繰之事摘其精妙筆之於書以為必效之法業蠶者取其要訣歲歲必得庶上以廣府庫之貨資下以備生民之纊帛開利之源莫此為大



稗編卷四十五